

# 台灣人國家認同的覺醒

林玉体 / 考試院考試委員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

## 前言

覺醒 (awakening) , 就是不要睡著 (sleeping) 。人生歲月短暫, 能使用的光陰有限, 如果「眾人皆睡我也睡」, 則只能渾渾噩噩的度過一生, 了無意義, 既無尊嚴, 也沒有旨趣, 與畜牲牛馬無異。古希臘三大哲學家之首的蘇格拉底 (Socrates, 470-399 B.C.) , 就曾說過下述一句發人深省的話, 他說: An unawakening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. (未省覺的人生, 是不值得活的。) 在專制時代, 一個人如果經常要「省覺」他的一生, 處處追問他的人生價值或探討為什麼而活, 則這種人, 大概也活不下去。不過即令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裡, 也常有不少人得過且過, 不知人生目標與方向。生理上, 或許這種人可以活命百歲, 實質上, 也只不過是多為地球上製造出垃圾及髒亂而已, 多一個他, 少一個他, 並無什麼區別! 有水準的社會, 受人尊敬的地區, 人民都能過「有意義的」 (meaningful) 生活。古代雅典城邦流行一句諺語: 「靜坐不動, 是奴隸的標記; 連白天也睡, 是死亡的徵兆。」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 (Benjamin Franklin, 1706-1790) , 勸告年輕人不要晚上睡, 白天也睡, 下課睡, 上課也睡; 不用擔心睡不夠, 因為以後在墳墓裡可以睡很久! 覺醒與否, 判定了一個人的成敗, 也區分了一

個國家的興衰!

一、

覺醒做什麼呢? 台語說要「打拚」, 不是「無事唯靜坐」, 卻有許多活等著你去幹, 許多問題待解決, 許多疑難該思考! 人類的進步, 端賴於此。

「追尋」 (searching) , 是人生的寫照, 人生不白活, 就要找個崇高的標的來追尋。追尋到手, 當然就滿足幸福, 即令未能如意, 也樂在其中。「追尋」的項目之一, 就是「認同」 (identification) , 首先是找到了真正的「自我」, 「知你自己」 (knowing yourself) , 正是哲人樹立的典範。

從歷史上來看, 人發現自我, 找到自我, 認同自我, 這種美景, 不幸, 時間並不長。人作為靈長類, 又自豪為萬物之靈, 卻絕大多數人生活於類似奴隸狀態中, 生不如死。自有信史以來的人類, 個人能當家作主, 由個人所組成的團體能獨立自由, 這種歲月不多。即令一個人或一群人都在覺醒狀態而極力追尋自我的過程裡, 要找到真正的自我及認同, 有時也要歷經坎坷的冤枉路。當然, 「人非聖賢, 孰能無過」, 「知過能改, 善莫大焉!」, 只要「不二過」、「不三過」、或「無數過」, 則也頗符合「成長」及「教育」的意義。俗云, 人生不如意事,

十常八九，天底下哪能那麼順利的一次就搞定。一蹴而幾，那是夢想，果真如此，也因得來太易，而不知珍惜。解釋為這是人生的困境也可，但不如正面的說明這是上帝賦予人類的使命。胡適之曾在《嚙試歌》中批評詩人陸游的悲觀論調，遂改以動態的人生觀：

嚙試成功自古無，放翁這話未必是；  
我今如下一轉語，自古成功在嚙試。  
請看藥聖嚙百草，嚙了一味又一味；  
又如名醫試丹葯，何妨六百零六次。

追尋中，保持覺醒心態，處處動用腦筋（intelligence），這太富有教育（education）及「教訓」（lesson）意義了。既然一次不成，有時一次就以為成，那只是假局，不是真相。真相就如真知，是禁得起其後層層及無情的考驗的。

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

天底下沒有此種便宜簡易之事，要命的是所見的山或水，都是「虛幻」（illusion），不是「真實體」（reality）。因此有可能產生第二層次的認知：

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

此時「惑」（doubt）就由心中生；「惑」正是「覺醒」最不可或缺者，經過「惑」這道手續，這中間或許有頗為複雜的盲點有待清除，清除之後就比較有可能釐清真相；到底是「山」或是「水」，就比較不受蒙蔽了。

提到「蔽」，這也是「覺醒」必遭遇的對手。古今哲人有不少這方面的論述；中國古代的荀子有《解蔽篇》，英國兩位同姓為培根者（Roger Bacon, 1214-1294, Francis Bacon, 1561-1626），都有排除「偶像」（idols）之說。大清帝國晚年，儒生

譚嗣同有衝破網羅之言。總括一句話，「心中賊」之害，更甚於「山中賊」。孫中山之「革命必先革心」，用意也在於此。

去山中賊易，去心中賊難；

身陷囹圄猶有救，心繫囚房無盡期。

俗語說，「哀莫大於心死」。強不知而為知，這種人在德行上是有罪惡的。這都欠缺「覺醒」的工夫！

一、

「認同」有許多層次，「自我」或「自己」認同的錯亂，會導致憂鬱症的發作，自殺身亡者，頻頻發生。「國家認同」的混淆，則衍生社會的分崩離析，甚至身敗名裂，慘禍臨頭，身首異處，因為叛亂罪會降臨身上，遺臭萬年，污名在淡水河也洗不清。更為嚴重的是誅連九族，禍延子孫！

「危機」有兩類，一為「心危」，即前述的自我作繭，無法突破束縛，這也是自我作賤，自我作奴卻還不自知的可憐復可悲狀況。一為「身危」，即有外力阻擋自己不可作認同上的自我選擇及決斷。但不管什麼狀況的「危」，在認同鄉土、故里、同姓、同族、或是同窗、同校上，困難度不高，除非是他羞與之為伍，劃清界線。但是一種主觀的念頭要另闢蹊徑，並無法改變客觀的經驗事實；此種現象，「歸屬感」（sense of belongingness）將會失落。但一個人無法如魯賓遜的漂流於孤島過一輩子，離群索居的寂寞，非常人所能忍受，他或許琵琶別抱，另有所鍾，仍然不會成為邊緣人，只有特立獨行者是例外。但國家認同，則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。

以中國或台灣的歷史上來看，由於地域觀念作祟，有族鬥及械鬥的事件，有些人不得與有怨仇之姓成親，他們變成在認同上無法超越同姓以上的藩籬。在漢族本位及優越感上，也無法納入異族；視夷狄蠻番如同禽獸。以思想學說而言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，「邪說」及「異端」，絕不能作為科舉考科作答的內容，這也導致於當今台灣海峽兩岸，中國大陸地區迄今仍然是「罷黜所有主義，獨尊共產主義」，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處於戒嚴時代時，也以「獨尊三民主義」作為全國文教政策。「認同」是不可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的！「漢賊不兩立」，「國共不並存」；在「國」主政之下，是不可認同「共」的，反之亦然。而在雙方高舉「統」的大旗之下，誰認同獨，就得要有處境堪虞的心理準備。

### 三、

「心危」正由「心鎖」而生；「身危」正是「身鎖」的一體兩面化。就台灣人的「國家認同」上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，台灣住民在信史的資料中，少見有「國家」概念的出現。這也是亙古以來早期人類通有的現象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帝力於我何為哉！」天高皇帝遠，改朝換代，干我何事？就是中國人，自來也無「國」家的意識，歷代皇室變遷，只不過是帝王之姓有更動而已，社會制度、風俗習慣、宗教信仰、思想觀念、日常用語、科舉制度，一仍其舊。

台灣的原住民只有部落，而無國家；酋長是首領，並未見有國君。荷蘭人及西班牙人於十七世紀早期來台傳教與經商，時間短暫，雖也教導台民荷蘭語及西班牙

語，但不曾要求台灣子弟變成荷蘭及西班牙的「國民」。事實上，要台灣人民認同這兩個「紅毛番」為國，困難多多，不只語言有別，連膚色就一眼看出台灣人與他們不可能同屬一國。明鄭及大清治台時間長達二百多年，但「國家」觀念仍未建立。日本於1895年之後，厲行普及教育及皇民化教育，日人及台民在外表上無分軒輊，而五十年的日語及日文教育結果，兩地人民也「書同文，車同軌」了。台灣師生高喊日本天皇萬歲，向太陽旗致敬，甚至向日本國效忠。台灣是日本經過國際條約合法佔領的屬地，台灣在政治上是日本國的一部分，台灣人是日本國的國民，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但是台灣人民在大清帝國決定割讓台灣給日本之際，也就是1895年，卻立即成立一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，國名叫做「台灣民主國」，非但國名有「台灣」，且以「民主國」自居，這比1912年才成立的「中華民國」還早七年。台灣民主國有總統稱號，又有國印，有國徽，有郵票，有國旗。「國」的意識不只萌生，還在實際上運作。雖然不旋踵即消失，但「水過船必有痕」，這是不可磨滅的史實。台灣民主國還獨立自主的以軍事力量，武裝抗日，形同台灣國與日本國的宣戰。

這個難得一見的「台灣民主國」，由於其後的台灣統治者，對此種史實視之如芒在背，如梗在喉，必欲拔之而後快。日本以更精良、更現代化武器、更嚴格訓練的士兵，對之進行無情的鎮壓與剿伐，因此台灣民主國如曇花一現。日本治台期間的教科書，隻字不提台灣民主國事件，即令到了中華民國取代日本國而成為台灣統治者時，也對台灣民主國這件事避談唯恐不

及。在反日、仇日、反匪、恨匪、反台灣意識及恨台灣意識的大政策之下，台灣人民絕大多數已忘了有「台灣民主國」此項名稱。「國」的觀念突然消失！

《台灣通史》的作者連雅堂，雖然豪氣干雲的說，「余，台灣人也！」這種口吻是針對「清國」與「日本國」的人說的，但「台灣」是一個地區之名還是一種「國」名，則未見這位史家曾經分辨過。事實上，他其後又改口說，「余，中國人也！」，可見他認為「台灣人」也是「中國人」，台灣不是一個「國」，台灣屬於「中國」。這與「台灣民主國」雖也號稱為「國」，但國號卻叫做「永清」一般的想寄居於「祖國」之下。連雅堂說他是台灣人，但也是中國人，此種立場，在目前的台灣，呼應者不計其數；連純種中國人的連戰，也就是連橫的孫子，也與其阿公異口同聲。就是一心擬打回「大陸」的蔣經國，到了辭世之前，也難得的說出相同的話！

在戒嚴時代（1949-1987），「台灣」在中華民國的黨化教育中，是一種禁忌，一種圖騰，也是極為敏感的詞句。祖籍不可填寫台灣，一定要追溯到中國的省份；母語不可說，無台語存在，那是「閩南語」，台灣人是「閩南人」。全台灣的運動會，稱為「區運」，台灣頂多是個「省」，絕對不可以是「國」。敢公然說他是台灣人卻不接著說他是中國人者，大家每投以異樣的眼光，在求學及就業中，必生麻煩。輕則退學或謀生無門，重則囚於牢獄甚至斃命。

由於黨化教育美化且神化中國文化，鄙視又踐踏台灣文化，因此台灣師生以作為中國人為榮，甘願不說母語；博大精深的

悠久文化不分享，何必自暴其短？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，中國已在全球上耀武揚威，因之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，這是天經地義。任何人主張把台灣從中國分離而去，必成為歷史及中華民族的罪人。台灣人要當家作主，擬掙脫出此種身鎖及心鎖的鐐銬，得費盡千辛萬苦之功！

#### 四、

台灣人以生命換來了戒嚴令的解除，「身鎖」已去，但「心鎖」猶存。心鎖的打開，尤賴台灣國家意識的覺醒！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，是有機會的；當然，此種機會，必待台灣人自己去爭取，去利用。別人是幫不上什麼忙的。

1. 台灣在歷史上，並非中國的「故土」。引清兵攻台的施琅說過：「台灣一地，原屬化外，土番雜處，未入版圖也。」大清雍正皇帝更明言：「台灣地方，自古未屬中國」。台灣與中國的領屬關係，史家多有考據。不過，甲地自古屬不屬乙國，對於現在或爾後，甲地之應否屬於乙國，並不能純依歷史因素來決定，否則即犯了「存在即價值」（to be is to be right, 或 whatever is, is right）之謬誤。台灣走向如何，純由現在的台灣民意來定奪；祖先並不能代我們決定一切，包括國家認同。羅貫中在《三國演義》開頭所宣示的：「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；分分合合，視時局而定；分多久才合，合多久才分，或分了以後永不合，合了以後永不分，皆不能早就預料。

2. 台灣在地理上，雖屬中國大陸的邊陲，但卻位居海洋的險要位置。十七世紀以來，台灣海峽即成為海洋國家航行要

道，控制台灣海峽，等於控制了海權，連帶的，制空權也操之在手。台灣在地理經緯度上處於如此優越的地位，過去的台灣人幾乎都被蒙蔽。以現代航海及飛行的科技技巧而言，保護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力，不是陸軍，而是海軍及空軍。而海軍及空軍可以離開陸地，因之台灣面積雖不大，但可以擴充海軍及空軍的勢力範圍。

地理上的優勢，必也成為國際強勢覬覦的對象，歷史上的海權國家都把台灣視為一塊染指之地；台灣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，可以利用一流的外交手腕，與世界各國周旋；維持均勢，平衡利害，在緊張狀態下，和平共存。

就地理及歷史來看，台灣人如不擬獨立建國，而變成荷蘭人或西班牙人，困難度是有目共睹。台灣人若成為日本人，則容易得多。時光無法倒流，但歷史可以添加人類的想像空間，設想如自1895年迄今，台灣都是日本的屬地，則以日本當今的表現，台灣人的國家意識，大概產生的機率是微乎其微。此外，目前部分台灣人成立五十一俱樂部，盼望台灣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，台灣人拿美國護照，作美國公民，受美國保護。但衡諸事實，這是一廂情願的白日夢。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，猶如台灣成為西班牙或荷蘭的一地區一樣，是不可思議，也不可能成真的事實。台灣最有可能成為別國一部分的，當然是中國。中國在主客觀雙方面都比其他任何國家，較能吸引台灣人自願放棄獨立建國觀念。誕生「台灣國」之高難度，也肇因於此。

但是台灣國之建立，仍有有利的契機，一來由於國共內戰的結果，海峽兩邊的對

峙，已逾半世紀。五十多年來，台灣與中國在政治制度，主義信仰，價值觀念，及心態上，已漸行漸遠，雙方差距之大，為歷史上僅見。台灣不管國號叫什麼，已實質的獨立於中國之外，是一個政治實體。加上三次的全民選總統，國家定位也愈來愈明確。設若自1949年起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管轄台灣，在台灣作為該國一省情況下，要興起台灣的國家認同，簡直是緣木求魚。許多人認為中國國民黨惡貫滿盈，但卻對台灣之獨立建國，也有功德一件，即確保台灣未淪入共黨的「魔掌」。單憑此一事，台灣國家意識方可在此種基礎上醞釀、生根、茁壯，期待日後開花、結果。

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這個政治實體，立足於台灣，都不只已經能獨立自主了，且在各種經濟發展、社會建設、文教普及、以及人權注重上，遙遙領先中國，並在貿易上展現未來的活力，為世界各國刮目相看。Made in Taiwan的標籤銷行於全球，台灣人旅遊五洲，廣受歡迎，形象純樸誠實。Taiwanese 已與Chinese天差地別，Taiwan與China早成霄壤。這種覺醒與認知，正在方興未艾，假以時日，必成一股風潮。

就目前的狀況，台灣與中國是一分為二的。因此「余，台灣人也！」及「余，中國人也！」此句話是不通的。台灣人又是中國人，本身是矛盾句。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敵意甚深，在台灣對面的沿岸，部署七百顆飛彈，瞄準台灣，除非台灣同意與中國統一。因此台灣的人民必得「非此即彼，非彼即此」（either...or），不可以「兩者得兼」（both...and）。好比說台南縣政府若與台北市政府誓不兩立，前者

揮軍北上木柵，後者也兵渡馬沙溝，則雖然出生地在台南，而在台北吃頭路的台灣人，總不可以說他既是台南人，又是台北人了！台灣與中國不幸正處於此種局面下，在台灣的人還可以說「我們中國人」嗎？

懷有故鄉情懷，而有鄉愁，這是任人都應以同理心予以體諒的。但「只要溫情在，何處非故鄉」。要緊的是清除大中國那種優越感。懷念出生地，但更喜愛成長地，這才是令人欣賞及尊敬的表現。英國十七世紀倫敦聖保羅（St. Paul's）公學（public school）校長穆爾卡斯特（Richard Mulcaster, 1531-1611），在「大羅馬主義」風潮之下，勇敢的說出喜愛鄉土的名言，他說：

I love Rome, but London better ;

I favor Italy, but England more ;

I honor the Latin, but I worship the English.

我愛羅馬，但更甲意倫敦；

我鍾情於義大利，但更喜歡英格蘭；

我以說拉丁語為榮，但我也崇敬英文。

上述的三段話，我們可以把它改為：

我愛北京，但更甲意台北；

我鍾情於中國，但更喜歡台灣國；

我以說北京話為榮，但我也崇敬台語。

三百年前的英國校長那三句話，正可以作為當今台灣教改的座右銘！這就是心理建設了。

## 五、

覺醒要靠教育。教育除了學校教育是主軸之外，家庭及社會應全力配合，不可扯後腿。提升台灣的位階到「國」的階段，

在目前台灣言論自由及思想開放之際，已無所顧忌。但遺憾的是台灣的教育與文化，嚴重的欠缺台灣主體性及台灣國家定位。方向已迷失，年輕學子在飄浮中找不出指南。教改之士頻頻為瑣碎的教學技巧上用力，卻未對攸關台灣前途給下一代予以啟蒙。由於過去大中國主義的黨化教育，台灣的教育正為培養「中國人」服務，且服務得十分徹底與成功。今後不加倍糾正此種偏差，又哪能名正言順的說正在進行著「台灣教育」呢？

社會上除了如火如荼的展開「手護台灣」及「台灣正名」運動之外，對下一代的子女，正是台灣國家認同覺醒的最好施教對象。台語說照顧兒童叫作「騙囡仔」。當然，教育工作者不可欺騙兒童，但由於兒童的可塑性及依賴性遠較成人為大，塑造他們的意識比較輕而易舉，事半功倍。對上了年紀者，就吃力不討好了，洋人說，「你不能教老狗新技巧」（You can no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.）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趁著心性還未定型之際，以合乎民主式的、合理的、又正當的各種資料，來造就一批新的台灣人。台灣是多元文化的所在，此種客觀環境，正是教育多元智慧的最佳溫床；比之於中國的一言堂黨義灌輸，在雙方人民可以自由選擇的前提下，台灣是理所當然為珍惜的目標。如果中國願意放下身段，以台灣為學習的楷模，從而促進中國的加速民主化與現代化，則是台灣在環球人類史上，貢獻無與倫比。中國十數億人口不但不應與台灣國的人民為敵，還應拱手稱謝！不只亞洲和平有望，環球眾生也會比起大拇指道賀。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雅典，放射出現代文明的萬丈光芒。

美國的例子可供借鏡，美國一向號稱為世界各民族的大融灶，美國教育，尤其學校教育，體認出國家認同的重要性，一改過去「殖民地經驗」(Colonial Experience)，而提升為「國家經驗」(National Experience)，讓全世界各地來新大陸的移民，共同認識這個新國家，推動「美國化」(Americanization)的教育，在多元文化之上，往「美國化」進軍。德語、法語、日語、華語，皆能相互尊重、接納，進一步欣賞，但所有學生則非修英語不可。由於美國國家意識的色彩濃厚，又產生「美式英語」(American English)以有別於「英式英語」(English English)。台灣的「北京話」，也與中國的「北京話」日有差異。將多元種族化成一大融灶、大拼盤，大雜燴或萬花筒，此種比喻，有欠恰當，也不符人道精神，除了有雜亂無章，五花十色之感外，若把各自獨有的特質完全清除，這也不符多元文化的精神。近來史家用交響樂(orchestra)來形容，比較傳神，意境也較高。「台灣交響樂」把台灣文化的各種因素，都構成為交響樂團團員，各自自顯神通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修正各自樂器的音色，以便在相互比較的場合裡，能夠不被淘汰；在這兒，一種最重要的條件必須大家具備，即需有個精熟於台灣交響曲內涵的指揮；交響團的團員，人人要聽從指揮，且彼此有默契，願意奏出最悅耳的天籟。美國幅員大，種族糾紛不易解決，美國交響樂常有不協合音，甚至走音或噪音出現。台灣國家土地不大，多種族的複雜度也較美國為輕，如能趕緊譜出餘音繞樑的樂章，相信美國也會向台灣取經！

奠立台灣的國家定位，在成人方面，國

家公務員的考試，「本國史地」範圍就是「台灣」，因為台灣就是「本國」；如還視中國為「本國」，那是認知上的嚴重錯亂。這種務本清源的辦法，正是給成人的國家認同最佳的覺醒工作，不當頭棒喝，有時是無濟於事的！第一次，「看中國是本國」，第二次，「看中國不是本國」，不妨再看第三次，也容許考生看無數次。到底本國是台灣，還是中國。真的看清了，就是看了n次，仍然是不為所動的，這猶如柏拉圖「洞穴」(cave)的比喻一般。長期習慣於洞穴昏暗的環境下，視幻影為真實，第一次接觸到陽光的一剎那，所見之漆黑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；稍安勿躁吧！切忌情緒火爆，停些時日再瞧一瞧，才清楚了解是誰才在進行欺騙伎倆。

其次，從小學開始，強調由近及遠的教學原則，「同心圓」的歷史觀，正是台灣人國家認同的最佳教學模式。如此有計劃的推動此類型的教學，可以保證不出十年，台灣新生的一代，就像換了新血一般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產生活跳跳的創造力，不只甘願為寶島國同生死，且敬業又樂業，幸福之門永遠打開，最快樂的國度，捨台灣莫屬！外國人紛紛來台定居、渡假，台灣地名變成世界各地造房子取社區之名的好對象。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時，守舊派頑強的抵制，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找遍了所有的經驗事實來佐證他的新學說，在論述的結尾，他不得不寄望於新生的一代。

這種方式的教育，正是台灣國家認同的覺醒警鈴，也正好打到了反台灣國家意識者的痛腳，他們跳起來了，因為他們發覺喪鐘已響，訃聞已發。但只要覺醒式的教育持續下去，堅毅不撓，必將為台灣國的

出現，報出佳音！試看在過去十幾年來，台灣國家意識還不敢攤在陽光底下時，盼望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民意調查，有成幾何比例的加倍成長，而自認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者，則除了年紀大自然凋零外，也因覺醒而有實質上的萎縮。只有覺醒的人，了解事實真相，才不願作為中國人。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真正面目何在，可惜的，在台灣及在中國的師生，大部分受矇騙。連史學家錢穆都說，凡是中國的，皆好，萬一中國有不好的，也應用同情心去包容！類似錢穆的人，不計其數。但有反省能力的人，是不會再誤入歧途了，被騙還要被騙得笑瞇瞇嗎？要是政府及民間火力十足的在年輕人的覺醒上多加把勁，全神衝刺，化險為夷，以台灣人的智慧及才華，又有熱愛這個新興國家的後座，不只外交、軍事、或國際關係上，瓶頸皆能衝破，難關都能迎刃而解，事在人為而已。台灣人國家認同與反台灣國家認同，雙方人口之消長，已清晰可辨，通過覺醒這道手續，必能步向光明的坦途！今日堅持台灣國家意識者，在往昔也多半醉心於大中國主義者。迷途知返，善哉！善哉！

在台灣的「國家認同」中，一次就敲定且終生不悔改的人不多。這是有極其複雜的歷史及政治因素的。這就形同一個人的「走向」一般，一路走來，始終如一者並不多見。意識形態會轉變，這是常事。比較多的人，以及覺醒性強的人，「不惜以今日之我來非昨日之我」，但也誠如力學始祖阿基米德一般，肯定「定點」才能動用槓桿原理。尋找、覺醒、思考等，都是獲得真正定點之所必須。定點牢固，就不怕搖撼；且一有定點，就比較好作事。好比蓋房子非下穩如玉山的地基石不可。台

語說，只要樹頭在（安穩），不怕樹尾作風颳。從教育的立場而言，定點的發現，大半要DIY，靠自己最為可貴。但只要能自我覺醒，就已成功了一大半。有人覺醒得早，有人覺醒得遲；先知先覺，後知後覺，不知不覺，比例多屬常態分配，但只要國家認同的教育加把勁，則覺醒的效果可以使嚐試錯誤的次數減少，走錯的冤枉路就縮短了！

台灣人在過去數百年中，就台灣國家認同而言，睡著的多，醒覺者奇少。導致台灣的命運，任外來者擺佈與蹂躪，當然那些醒覺者更橫遭慘絕人寰的悲劇，這是台灣老歌多屬哭調的原因！輕快美妙又悅耳的台灣交響曲趕緊出世吧！覺醒是利器，讓吾人焚香以祝！天佑台灣！

## 結語

從歷史及心態的立場來看，住在台灣的居民，認為自己是「台灣國」國民者，此種意識之出現，也只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。台灣從地理名詞轉為政治名詞，是否能成功，端賴台灣住民的主觀思維。「中國人」、「美國人」，或「英國人」，當然是指這些人有個「國」的觀念，而「日本人」、「新加坡人」，或「印度人」，雖在稱呼上無「國」之名，但其實是省略掉的，這些人都是一「國」的「國民」；台灣是否能發展成為「台灣國」，這要靠台灣人民國家認同意識的覺醒。許多台灣人還不屑於自稱是「台灣」人，還嫌台灣，更不用說是「台灣國」了。不少人自認是「河洛人」、「閩南人」、「外省人」，或是「台灣省人」，這些稱呼中，皆無「台灣」，更不用說「台灣國」了。把「台灣話」稱為「閩南語」或是「河洛



語」，更值得深思！「台灣國」此一名詞，在歷史上迄今未出現，但猶如「新加坡國」在從前也未曾出現過一般。總有一天，「台灣國」與「新加坡國」一樣，都變成平常用語！

「我是台灣人」，目前已是大多數台灣政治人物的口號，許多台灣住民也都如此說。但是「我是台灣人」是不是等於「我是台灣國的人」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。說「我是台灣人，但不是中國人」的台灣

人，比較有可能把「台灣人」提升為「台灣國的人」；如果他們之中仍然有人認為「台灣人」是「中華民國」的人，這種意識就表示台灣意識的覺醒還不夠澈底。將「台灣國」等同於「台灣國的人」，這種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提升，還待努力！當這兩句話可以互換時，說「我是台灣人」才達到最後的目的，台灣人國家意識的覺醒也就圓滿達成了！